

猪水疱性皮炎研究*

蔡無忌 郭成周 張永昌 周文彬
宋佩英 吳九如 何正礼

1953年春我們研究这种新病——猪水疱性皮炎——之主要目的在解决肉品的貿易問題，但因工作時間很短，所以对于此病的了解很不够全面。不过，我們覺得关于此病的基本問題，已有一些收获，曾將已有結果編寫報告，供有关方面参考。近閱有关新近文献类似疫病大有不同于本病之处，有为以前所未述及者，故加补充，以就正于同道。

一. 本病發生經過

1953年1月底，中国食品出口公司上海真茹倉庫中的猪只發生类似口蹄疫，傳染很快，最初發現數头，繼之每天發現數十只至數百只不等。經過上海兽医院潘新权、張永昌、周文彬、吳九如四位同志行唇及牙齦划伤接种黃牛四头，并未發病，划伤接种于六只天竺鼠的踵部，仅一只在接种处發生小白点，破后恢复，余無反应。同时划伤接种六只猪均發生与天然相同之病，于是又疑为水疱疹，3月間重新組織研究（工作人員見后列附表）。

据屠宰場工友及一部份兽医工作者說：若干年前，天冷的时候常有猪爛脚病，重者蹄壳脫落，不过当时無人加以詳細觀察，所說的爛脚病是不是与此次所發生的疫病相同，很难推断。

二. 病原

(1) 濾过性病毒試驗：曾經剪取三只猪的水疱皮膜，并吸取其中液体，加金鋼砂磨碎，約加百倍的牛肉羹稀釋之，經遠心分离器沉淀后，取其上層液体，以W号培氏陶土濾過器(Berkefeld filter)濾過，所用之負壓力系用水抽唧筒(Water suction pump)(郭)*。以此种濾過液行皮內注射0.1毫升于四头小猪的蹄叉，同时并行划伤接种另一脚的蹄叉及下唇，20小时后，四猪的划伤處現局限性紅腫，高出周圍皮膚，中心部份現輕微的小潰瘍，四猪之一于20小时左右在皮內接种之紅腫部份之旁發生水疱，48小时后其余三脚

* 本報告中注有(郭)字者系郭成周教授在医学科学院所做，未注明部份均系在上海兽医院所做，工作人員的具体工作見附表。

的蹄叉、蹄冠及脚底亦均發生水疱。其他二猪于 72 小时左右亦相繼于四脚發生水疱，一猪之外唇划伤处亦現水疱，口腔均無水疱，一猪划伤处之紅腫及其中心小潰瘍，于六天后开始恢复未現水疱，即四猪之三，發生与天然傳染相同的病狀，全無体温反应，食欲略減，其后，水疱破裂及恢复均与其他接种猪同（見后病狀节）。

此項濾液曾用以划伤接种四只豚鼠之踵部，其中一只于划伤处發生水疱，其后自行吸收消失，余三只無反应，發生水疱者并無体温反应及繼發性水疱。

此項濾液种于牛肉羹、牛肉羹瓊脂、血液瓊脂、碎肉厭气培养基，在 37°C 培养五日均無菌生長（郭）。

由此可知病原为細小之濾过性病毒，其体积最大限度不致超过 $4\text{m}\mu$ ，其大小約与口蹄疫病毒相似，可能在 $8-12\text{m}\mu$ 之譜。濾过液放于 +5°C 冰箱中24小时，行划伤接种一猪，毫無反应，由此推測，此种病毒經過稀釋，甚易破坏。

(2) 病猪体内几种組織傳染性的測定：水疱性皮炎的显著病变限于局部，虽有繼發性水疱，除偶有輕微体温反应及略減食欲外，未見其他周身性病狀，病毒是否存在于肉中，对于肉品貿易及散播病毒有很大关系，故进行試驗以測定其傳染性之是否存在。

第一次試驗：自屠宰場取二只猪脚上發生显著水疱的新鮮肉及骨髓，混合磨碎，行划伤接种四只小猪，結果均無反应，同时取此兩病猪的水疱皮膜磨碎，亦行划伤接种四猪作为对照，均發生与天然傳染相同的水疱，由此可見，猪之水疱确有傳染性，而同时其新鮮的肉及骨髓均無傳染性。

第二次試驗：前試驗所取病理样品系来自屠宰場，猪的水疱似屬新近發生且未破裂，但确实的病歴不明，是否在采取肉及骨髓时，恰当肉及骨髓無病毒存在的阶段？为测探此項問題，取人工接种 45 小时一只猪的肉及骨髓混合磨碎，行划伤接种四只猪，結果亦均無反应。取肉及骨髓时，病猪仅于接种处發生明显水疱，尚無繼發性水疱，推測此时病毒須通过体液达到其所嗜好的足部皮膚。上項試驗仍証明肉及骨髓無傳染性。可能由于病毒短时迅速通过体液达到其嗜好的寄生部，肉及骨髓中体液能迅速消灭病毒，故無傳染性。同时用此猪的水疱皮膜，划伤接种的一猪作为对照，發生明显的水疱，由此証明病毒仅限于局部。

第三次試驗：虽有兩次試驗証明肉及骨髓均無傳染性，但采取的病理样品猪数目有限，代表性似嫌过狭。于是再自屠宰場取 16 只脚上發水疱猪的肉及骨髓混合磨碎，行划伤接种 8 只猪，結果亦均無反应，又取此 16 只猪的乳房淋巴腺，混合磨碎接种 4 只猪，亦均無反应，用此 16 只猪水疱皮膜，混合磨碎接种 6 只猪，作为对照，均發生水疱，取病理样品 16 只猪的水疱，有初發生未破的，也有發生很久已經破裂的，可以代表不同

的病历。

根据以上三次試驗。共采 19 只生水疱猪的肉、骨髓、淋巴腺行划伤接种 20 只猪，均無反应，同时用其水疱皮膜接种 11 只对照猪，全数發生水疱。由此推断，生水疱性皮炎的猪，其生水疱部份可以割下煮熟出售，其余的肉可以新鮮出售，而無散播病毒招致傳染的危險。至于內臟是否可以新鮮出售，我們缺乏試驗根據，不能確說。

(3) 病毒保存時間：一次自屠宰場采取水疱病猪脚 30 余只，經剪取水疱膜皮層不加任何藥物放置于平皿中在 -18°C 冰箱保存 5 天，又在 $+5^{\circ}\text{C}$ 保存 6 天（即第 11 天）及 16 天（即第 21 天）时各用划膚法接种猪 2 只結果均發生水疱。証明猪水疱性皮炎病毒在 -18°C 及 $+5^{\circ}\text{C}$ 溫度中至少可保存 21 天。另一次在上海兽医院取發現三天之水疱液体，即行划伤接种 2 只猪，竟未發病，此次水疱虽大，但已混濁，經培养發覺已有細菌侵入，不發病之原因，可能由于游离于水疱液中之病毒甚微，又为細菌之酵素所破坏。磨碎水疱皮膜接种七次，共 22 只猪，發生水疱者有 21 只。接种磨碎水疱皮膜濾過液的 4 只猪，有 3 只猪發病，可見用初期水疱皮膜為接种材料，較之用水疱液為可靠，此病之局限性很大，又少周身反應，新鮮肉及骨髓及淋巴腺均無傳染性，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測，所有病毒大量集聚于水疱皮膜細胞內部，可能游离于水疱液中者極微，有时或竟全無。時間略長，縱在活的猪体水疱中亦易失其傳染力。

病猪痊愈后其蹄部殘余的水疱及其口涎是否有傳染性？此事对于此病的流行學有相當关系，我們曾取發生水疱性皮炎很重而已經完全恢复約 10 天的猪 4 只，剪取其水疱皮膜的殘余部份与口涎混合磨之，划伤接种 4 只猪，均無反应。4 只痊愈猪距接种 21 天，其殘余水疱皮膜已無傳染力。

三. 感受性

动物接种对于口蹄疫，水疱性口炎，水疱疹區別診斷，有決定意義。一次用約 6 個月齡的小黃牛 2 头，小綿羊 2 只，小山羊 2 只，行唇內粘膜划伤接种猪水疱液及其皮膜之混磨制物，均無反应。划伤接种豚鼠后脚底，先后 8 只，有 7 只于接种处發生豆大乳白色水疱。發現之时在接种后 24 至 48 小時間，7 只中之 2 只于未接种的脚底起繼發性水疱。7 只發水疱中之 1 只水疱破裂后恢复。6 只的水疱吸收后消失，均無溫度反应，口腔粘膜無水疱，接种 8 只中之 1 仅于接种处發生紅腫，未生水疱即消失，以豚鼠水疱液接种四猪，仅其中 1 猪發生水疱。將來接种，我們想，用水疱皮磨碎，可能更確實。

同时划伤接种 2 只兔、4 只大白鼠、4 只小白鼠的足底，又注射 0.02 毫升水疱液于 2 只小白鼠的腦內均無反应。

又以水疱猪脚及肉飼狗 2 只亦無異狀(郭), 以水疱皮及肉飼兔 2 只, 大白鼠 2 只, 小白鼠 5 只, 均無反應。

以同猪的水疱皮及液混合磨碎物, 划伤接种 8 只猪作为对照, 均發水疱。医学科学院方面除用皮膚途徑接种家兔、豚鼠、大白鼠、小白鼠、鷄等动物外, 更用大腦途徑接种家兔、豚鼠、大白鼠、小白鼠、鷄等, 結果除以脚踵皮膚接种豚鼠發生水疱外余均無反應。

依以上試驗結果, 知人工接种除猪可生与天然相同之水疱外, 絶大多数的豚鼠于接种的划伤处發生水疱, 少數有繼發性水疱于另一未接种的脚底, 医学科学院与上海兽医院所做的結果相同。

口飼狗、兔、大白鼠、小白鼠均無反應。

四. 傳染途徑

划伤接种可致与天然相同之水疱, 已如上述, 但口服是否傳染之問題, 对于此病之流行学及防治均有密切关系。乃用 4 只猪各喂以裝水疱皮約 1 克及病猪肉約 2 克的膠囊, 均無任何病狀可見。而划伤接种同猪水疱皮之 4 只猪, 均生显著水疱。由此證明猪口服确有傳染性之水疱皮不能致病。

接触傳染用同窩小猪 10 只, 其中 8 只行划伤接种, 均發生显著水疱, 又加入异窩的小猪 2 只, 連同窩之 2 只共 4 只, 与生水疱猪飼于一欄, 其目的在觀察天然傳染与伤口之关系, 結果同窩之 2 猪均未發生水疱(此二未生水疱猪之一, 于三星期后行划伤接种, 發生显著水疱, 可見接触傳染未生水疱之猪, 幷非由于天然免疫或个体具有坚强之抵抗力所致)。异窩之 2 猪与他猪接种后之第六、七兩日相繼發生水疱, 即当接种猪水疱破裂后之三、四日, 2 猪均有三脚發生水疱, 一猪下唇外部亦生水疱, 水疱發展与接种者同。少数小猪放入另一窩中, 常被咬伤, 故生水疱。同窩少斗未致伤口, 故不生水疱。

此次試驗說明伤口为傳染之必要条件。

五. 病 狀

接触傳染近似天然傳染, 很難察覺, 其初發生之情形, 待發現时, 已成水疱, 繼之扩大, 后有繼發性水疱。此时病猪現出跛行, 食欲略減, 或有輕微体温反应, 或体温完全正常。水疱發生于蹄叉, 扩大及于整个趾端者有之。發生于蹄冠者先成白色帶狀, 逐漸变为突起的水疱。悬蹄亦常發生水疱, 嘴唇外及鼻头亦偶有水疱發現, 膜內發生水疱頗少見, 如有發現亦不超过豆之大小。舌上未見發生水疱, 水疱發現后二三天, 靠地及易于擦伤之处多在此时开始破裂。水疱發現之初, 在皮薄处均現清亮, 漸变混濁, 在皮厚之处

如趾端开始时水疱表面即为白色。水疱偶爾發現于頸部及耳根，此兩處可能由於咬傷所致。腕关节及飞关节，由於病猪感覺脚底疼痛，匍匐地上，皮膚磨傷，亦生水疱。前脚跪行，后脚作坐式亦常發現，水疱皮下為新生之肉芽組織，形成新皮頗快，約在發現水疱後10天左右，严重者蹄壳偶有脫落。亦有生出新蹄壳後，旧蹄壳始脫落者。此均屬少數。一般於新皮形成後，部份水疱皮膜仍有部份殘存。蹄冠部份現出不整齊之帶狀黑色，對於白猪甚易察覺。黑蹄壳仅有不整齐的邊緣或小裂紋。食欲於發現水疱後10天左右即完全恢復。食欲略減之故，可能由於腳上苦痛，難以行動，不願就食，並非由於胃口不佳。單純之水疱性皮炎未有發現死亡者。

發生水疱性皮炎猪雖不致死亡，但生長頗受障礙。9只小猪在接種前一天稱重平均30斤，接種後24小時左右發生水疱，二星期後完全恢復，15天平均每猪增重4.2斤，即每猪每日平均增重0.28斤，同批購入之15只小猪，體重同前，用相同飼料在同一環境下飼養，15天中每猪平均增重8.7斤，即每猪每日平均增加0.58斤，為水疱猪之一倍略強。此病在經濟上之直接損失如此。

六. 診 斷

就我們已有的試驗材料，可將水疱性皮炎與口蹄疫、水疱性口炎、水疱疹的區別，列于下表：

區別診斷表

	動物划伤接種				病猪体温	備註
	馬	牛	豬	豚鼠		
口蹄疫	-	+	+	+	① + 高温	①有很少口蹄疫品系最初不能成功地接種于豚鼠，能成功接種于豚鼠者，常于他脚及口腔有繼發性水疱。 ②靜脈及肌肉接種不致病。 ③偶有輕微局部反應。
水疱性口炎	+	+	+	+	+	高温
水疱疹	③ -	-	+	④ -	+	④豬水疱疹發現及主要研究者 Traum 氏的原報告及其綜合報告均稱豚鼠無反應，Hagan 氏的家畜傳染病一書稱 Traum 氏云偶有局部反應，想引述有誤。 ⑤未做。
水疱性皮炎	⑤ ?	-	+	+	⑥ - 正常或輕微	⑥大多數豚鼠于接種的足底處發生水疱，偶有繼發性水疱發生于未接種的足底。

以上所述四種病對動物接種有顯著不同之點，可資區別。最好有免疫血清作中和試驗，更為可靠，因受材料限制，無法辦到，頗為憾事。用陶土濾過器濾過推知病毒的大小範圍，只有參考意義，而無決定價值。這些問題還要將來研究，才能解決。

庄穆(J. Traum)氏等報告：豬水疱疹有5%以下死亡，致死吮奶猪，常于口腔內唇、頰及舌的粘膜發生水疱、舌及鼻頭腫大發生流涎，水疱性皮炎未發現這些現象頗足注意。

七. 免 疫 性

痊愈血清如有預防作用，易于保存，可以用于將來鑒定病毒。如用量省而有確效，亦可用于預防或治療。取接种三星期，曾生甚重水疱，已經恢復一星期，4只猪的混合血清。取兩猪，体重各約30斤，皮下各注射血清20毫升，又兩猪各注射血清2毫升，即行划伤接种，結果4只猪全部發生水疱。由此知痊愈血清不能達到上項希望之目的。可能由于此病之高度局限性，血中免疫體甚微之故。

接种發生水疱三星期，已痊愈約一周之猪7只，行划伤接种均無反應。对照2只猪均發水疱，此項試驗仅为試探性。由此認識，發生水疱的猪，最低限度在短期內是有免疫力的。

八. 討 論

水疱性皮炎何时存在于上海？雖有傳說為時相當久遠，但無法証實所稱之‘爛腳病’與現在所發現者為同病。產豬地區經過調查，未能証明有此病之存在。因經試驗証明傷口為傳染之必要條件，在農村中飼養，實難大量發生，成為流行性疫病。食品公司運輸猪只，大量集中，輕重傷口很難避免，又屬密切接觸，因而造成大量發生此病之有利條件。

有一次用水疱液接种，未能成功，雖有可能由於他種原因破壞病毒，亦可能由於水疱液中含病毒過少或竟無病毒之存在，此事尚待試驗証明。就肌肉、骨髓及淋巴腺均無傳染力觀之，有時水疱液中無病毒，並非不可能。此病在有傷之條件下傳染甚為迅速，但其病變完全局限於皮部，且全身性病狀甚微或竟全無。而水疱皮膜下之肉芽生長迅速，似乎此種病毒對皮質以外之組織不生作用。划伤接种初發炎腫，繼之中心部份發生潰瘍，似為病毒使皮層細胞發生增生性，繼而部份崩潰的現象。所以我們提議用豬水疱性皮炎（*Vesiculo-dermatitis suum*）名詞，以別于口蹄疫，水疱性口炎，及水疱疹。

本研究無法進行免疫血清中和試驗以與相近似的病相區別，是很大的缺陷。其次為未研究病理變化。

九. 总 結

(1) 上海發生類似口蹄疫之豬病，依據動物接种，傳染途徑，病毒的濾過情形，病毒的存在組織及病狀觀察，不同於已知之口蹄疫，水疱性口炎，水疱疹，根據其特徵，提議定名為豬水疱性皮炎（*Vesiculo-dermatitis suum*）。

(2) 水疱性皮炎，對黃牛、綿羊、山羊、家兔、大白鼠、小白鼠、鷄，行划伤接种均無致

病力，行腦腔接种于家兔、豚鼠、大白鼠、小白鼠、鷄，亦無致病力，对家兔、大白鼠、小白鼠及狗口服确能使猪致病的水疱皮膜及病肉均無致病現象。

(3) 以水疱皮膜及其液体混合磨碎物行划伤接种于猪之蹄叉皮層上能使發生与天然傳染相同之病，但口服同样混合物不能致病，所以推断伤口为傳染的必要条件。

(4) 划伤接种于豚鼠脚底，絕大多数于划伤之脚底發生初發性水疱，少數于未接种的脚底發生繼發性水疱，口腔未曾發現水疱。

(5) 病毒可以通过培氏陶土濾過器 W 号，濾液培养于牛肉羹、牛肉羹瓊脂、血液瓊脂、碎肉厭氣培养基均無菌生長，但以之划伤接种于猪，可使發生水疱。

(6) 猪脚上初發未破之水疱保存于 -18°C 及 $+5^{\circ}\text{C}$ 冰箱中，至少三星期不失傳染力。

(7) 水疱性皮炎猪之水疱皮膜确有傳染性，而同时其新鮮的肉、骨髓及淋巴腺均無傳染性。

(8) 接种后三星期，曾生严重水疱而已完全恢复之，痊愈血清 20 毫升，对 30 斤重之小猪毫無保护力，痊愈猪对重行接种有抵抗力。

研究工作人員一覽表

姓 名	在本試驗中擔任之工作摘要
蔡無忌	联系有关各方，訂定計劃，檢查工作。
郭成周	主要工作在小試驗动物接种，次要在猪之接种，及一部分試驗室內工作。
張永昌	參加在上海兽医院所做試驗之大部分工作。
周文彬	共同进行在上海兽医院所做之全部試驗工作。
宋佩英	主要管理觀察在上海兽医院所做之小动物接种，及协助一部分猪之接种。
吳九如	參加一部分在上海兽医院接种猪工作。
何正礼	擬定計劃，执行全部在上海兽医院所做之試驗工作，總結工作，編制試驗報告，并对食品公司提出建議。

注：上海兽医院其他工作人員協助甚多，不及一一列出，方春畦院長在行政上予以多方便利，均此敬謝。

試驗費供給机关：中国食品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

試驗地点：(1)上海兽医医院 (2)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

試驗時間：1953年3月13日至4月12日

参考文献

- [1] Traum, J.: Vesicular Exanthema of Swine. J. A. V. M. A. Vol. LXXXVIII, N. S. 41, No. 3, pp. 316—327, 1936.
- [2] Madin, S. H. and Traum, J.: Vesicular Exanthema of Swine. Bact. Rev. Vol. 19, No. 1, pp. 6—21, 1955.

VESICULO-DERMATITIS SUUM (SWINE VESICULAR DERMATITIS)

WU-CHI TSAI, CHENG-CHOW KUO, YUNG-CHAN CHANG, WEN-PIN CHOW,
PEI-YIN SUNG, CHIU-JU WU, CHENG-LEE Ho

(Summary)

In January 1953, a foot-and-mouth disease-like or a disease similar to vesicular exanthema was observed in the quarantine houses of Shanghai Abattoirs and spread rapidly over thousands of pigs to be infected. After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of systematic study, the results convinced the authors to consider that the disease is an entity other than swine vesicular exanthema or its allied diseases, Vesiculo-dermatitis suum (swine vesicular dermatitis) was suggested to be the name of the disease. Vesiculo-dermatitis suum may be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allied diseases by the following aspects listed in the table.

Tabl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r the allied diseases with vesicular syndromes

	Animal inoculation by scarification			Transmission Guinea pig to pig per os	Temperature during illness	Remark
	Horse	Cattle	Swine			
Foot-and-mouth disease	-	+	+	*+	+	High *Some new isolated strains can not successfully infect g.p., When infected, secondary vesicles usually appeared in the mouth and on the soles.
Vesicular stomatitis	+	+*	+	+	+	High *No response by intravenous or intramuscular inoculation.
Swine vesicular exanthema	±*	-	+	-	+	High *Occasionally with slight local reaction
Vesiculo-dermatitis suum	Not tested	-	+	+*	-	Normal or slight *In majority, with vesicles on the soles scarified, and a few of the reactors showed secondary vesicles on the soles unscarifi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may be brief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Cattle, sheep, goats, rats, white mice and chickens were not susceptible to this disease by scarification which was a reliable method to reproduce infection in swine. By intracranial inoculation, guinea pigs, rabbits, white rats and white mice did not show any visible reactions.
2. Scarification with finely ground vesicular membranes and vesicular fluid on the internal space of the third digits or on the membranes of lips of the pigs always induced infection with symptoms similar to that of natural cases.
3. All of four pigs fed each with one gram of the infective membranes which induced infec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s by scarification, did not show any reactions. Apparently, the wound is the only entrance of infection. Dogs, rabbits, rats and mice were also not infected by feeding.
4. In majority, the guinea pigs showed vesicles on soles scarified, and a few of the reactors gave secondary vesicles on the soles un-scarified.
5. The causal agent could pass through the Berkefeld candle W. and no growth occurred when inoculated to broth, blood agar and cooked meat anaerobic medium.
6. The intact vesicles on the digits of the infected pigs retained its infectivity at least for three weeks when stored at $-18^{\circ}\text{---}+5^{\circ}\text{C}$.
7. The muscle, bone marrow and lymph nodes collected from nineteen sick pig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ourses, did not show infectivity by scarification on twenty pigs in three successive experiments, while the vesicles and vesicular fluid of the same pigs definitely induced infec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s.
8. Twenty ml. of convalescent serum of the pigs recovered a week later could not protect the pigs of 15kg in body weight, and seven pigs recovered a week later all resisted the infection by scarification.
9. Both in the laboratory and in the field, the swine vesicular dermatitis did not cause a single death, unless it was complicated with other serious maladies. However, the growth rate of sick pigs was markedly retarded as shown in one experiment: nine infected pigs of 15kg in body weight each gained 2.1kg in average at the end of an interval of 15 days from inoculation to complete recovery, while other 15 healthy pigs of same body weight and fed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each gained 4.35kg in average.

